

张翎

著

作家出版社

三代女人，三次阵痛。女人的痛，也是家国之痛。柔弱的小女子，跪着躺着撑起了二天一地的支离破碎。

张翎

著

阵痛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阵痛 / 张翎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63-7308-1

I. ①阵…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5453 号

阵 痛

作 者: 张 翎

责任编辑: 王 元 王淑丽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85 千

印 张: 21.25

印 数: 20001-25000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08-1

定 价: 29.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在法国革命家、《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墓前

张翎

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煤炭部规划设计总院任英文翻译。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注册听力康复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等。小说曾多次获得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六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其小说《生命中最黑暗的的夜晚》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1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首。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执导），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等奖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上出版发行。

(耶和华)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旧约·创世记》

逃产篇



上官吟春



(1942-1943)



上官吟春挎着沉甸甸的洗衣篮走到河边时，不禁吃了一惊。昨天的雨虽然下了大半宿，却是窸窸窣窣的那种细雨，听不出有多少劲道。早晨出门，院门外那棵桑树上的叶子虽然肥大了许多，却找不见几滴水迹，街边的积水也刚够浅浅地舔湿她的鞋底。没想到那雨轻言细语的竟把一条小河给灌得如此饱胀，三级下水的石阶，现在只隐隐约约地剩了半级。连那半级，也还得看风的神色。若风是从西南来的，又略带几分气力，那石阶就完完全全淹在水里了。

命该今日，命该如此啊。她喃喃地自语道。

河叫藻溪。乡跟了水的名字，也叫藻溪。藻溪的水不长，流不了多远就叫另外一条河给吞噬了。藻溪的水也不宽，即便在最开阔之处，这岸的拢住嘴扯着嗓子吼一声，那岸的也就听见口信了。在最窄之处，这岸的把竹筐放到水面，拿扁担轻轻一送，那岸的再拿扁担轻轻一钩，便取到货了。轮到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河水清朗如明镜，水底鹅卵石上的青苔，游鱼身上的斑纹，都历历可数。可是一到下雨天，藻溪立时就像个悍妇，说翻脸就翻脸，翻成浑绿的一片，人就是把面孔贴到水面上，半天也找不见口鼻眉眼。别看这河不长也不宽，方圆几十里人的生计，却都拴在它身上。浇田喝水淘米洗菜洗衣涮马桶，用的都是这片水。从矾山挑明矾石进城的后生，免不得在水边洗洗脚，歇一阵阴凉。米贩布贩茶叶贩也都得借这一片水，把小舢板划到四里八乡的大埠头。

吟春挽起裤腿，脱下鞋袜，把袜子塞进鞋窝里，摆放到水边一棵槐树下。想了想，又拎起鞋子走了几步，放到了高处一块岩石上，方安了心——谁也说得不准一会儿的风会朝哪边刮，她舍不得水把鞋子卷走。这双鞋子是旧年年底做的，才穿了几个月，鞋底鞋面都是上好的布料和手工。婆婆吕氏是天足，脚只比她略小一两分。只要在脚趾头前面塞一块布，这双鞋婆婆也能穿。虽说大先生是吃官饷的，陶家在藻溪乡里也有几亩田，雇人耕种着，家道算得上殷实，可是婆婆生性节俭，这样一双八成新的鞋子，落到婆婆脚上，还能穿上好几年。

吟春把篮子里的衣裳，一件一件地掏出来放到石阶上。衣裳都是

大先生的。这个时节大先生本来早该在杭州城里了，却因为城里在闹日本人，大先生的学堂延误了开学的时间，大先生就在藻溪待下来了。吟春拿起一件布衫，埋下脸去闻了闻，有淡淡的一丝油垢味，还有不那么淡的一丝烟草味——这就是大先生身上的味道。大先生的味道，和乡里那些种田杀猪的汉子，委实不太一样。她能在千个百个男人堆里，狗似的一下子把大先生闻出来。她把衣裳摊在石阶上，在袖口和领边处轻轻抹了一层洋皂。乡里人使的都是皂角，洋皂是大先生从省城捎回来的稀罕货。大先生是读书人，喜欢勤换衣裳。其实大先生换下来的衣裳，除了领边袖口有微微一丝汗垢，实在还干净得紧，她想省着点使洋皂。

一阵风吹过来，跟水打了个照面，水哆嗦了一下，漾出大大一圈的波纹。吟春只觉得天地翻了个个儿，早晨出门前喝的那半碗菜泡饭，毫无防备地涌了上来。她知道，此时她什么也不用做，只要听从了水的勾引，身子略微一斜，就可以一了百了地跟着水走了。

可是时辰未到啊，时辰未到，她还没有洗完大先生的衣裳。她就是走了，也得给大先生留几件干净衣裳。

大先生的名字叫陶之性，可是大先生的名字不过是一个摆设，只在跟她换龙凤帖的时候使过一回。整个藻溪乡里，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叫他“大先生”，因为他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大先生念过大学，又在大学堂里教书，还懂好几国的洋文。可是大先生就是把学问做到了天上去，他依旧还是一个小小的藻溪乡里的孝子。大先生的母亲吕氏，二十一岁就守了寡，硬是靠家里的几亩薄田，把膝下唯一的一个儿子拉扯长大。大先生在省城里谋了教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将寡母带到杭州去住，无奈吕氏死活不肯离开藻溪。大先生是吕氏手里的一只风筝，吕氏让他飞多远就是多远，一寸不多，一寸不少。吕氏的手有时候很松，所以大先生一路飞过上海、苏州，最远的还去过天津，最后停在了杭州城。可是吕氏的手该紧的时候也很紧，所以大先生再开化，也得回来娶一个家乡女子，把心实实在地拴在藻溪。一年里无论是逢年过节，寒假暑假，大先生都会老老实实在地赶回

家来陪老母亲。

吟春十八岁，大先生四十一岁，大先生比吟春的爹还大两岁。大先生先娶过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是从小买在家里的童养媳，比大先生大四岁，圆房之后的第二年，还来不及给大先生留个子嗣，就得寒热症死了。妻子死后，大先生就离开藻溪出门读书去了，这一走就是十余年。虽然年假节日依旧都回藻溪看母亲，却推三阻四的总也不肯再娶。一乡的人都在疯传，说大先生在外头自由恋爱上了，是个摩登的女同学。吕氏回回问儿子，儿子总不吭声。吕氏急了，便自作主张给大先生定了一门亲事，是邻近马站乡里的女子。那年大先生回家过年，吕氏强按着大先生的头，让他和那个女子拜了天地。大先生虽有百般不情愿，却拗不过母亲，只好认了，和那个女子不咸不淡地生活了七八年，可那女人肚腹里竟然没有一星半点响动。吕氏拜遍了菩萨，访遍了名医，依旧无用。眼看着乡里自己这个岁数的女人，个个都做了娘娘（温州方言：奶奶）和太婆，吕氏心里慌慌的没个着落，便张罗着要给儿子娶个偏房。大先生正了脸，对母亲说：“如今民国都三十多年了，早就提倡一夫一妻制了，哪有读书人还娶个二房三房的？给人做封建落后的榜样。倒不如正式离了婚，也好叫人家将来再嫁。”吕氏依了大先生，果真包了一包银子，将那个女人厚厚地打发走了，便又着急托媒婆物色新人。

这回大先生有了自己的主张，谁也劝不动。大先生说再娶可以，但这次一定要是个识字的女人，哪怕仅仅是粗通文墨。这下吕氏犯了难：待字闺中的读书女子本来就少，读过书还待在乡里的未婚女子，那更是少而又少。吕氏一辈子省吃俭用，打点媒婆的礼物上她却丝毫不吝啬。可是吕氏就是把礼物堆到了媒婆家的天花板，媒婆还是找不着大先生要的女人。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吟春把自己送到了陶家门前。

旧年吕氏五十九岁。乡下人做寿，做九不做十，大先生趁寒假回家之际，张罗着给母亲暖寿，要宴请族里的各门亲戚和左邻右舍的乡亲。吕氏觉得十分有颜面，便罕见地大方了一回，要给自己和儿子各

做几身衣裳，到喝寿酒时穿。藻溪乡里也有裁缝，可是吕氏瞧不上眼。吕氏听说二十里地之外的灵溪，有一位裁缝是专门从大上海拜师学艺回来的，就特意派人上门去请——那人便是吟春的表嫂。表嫂到陶家裁衣裳，顺道带了吟春过来帮着做锁扣眼缝裤边的下手活。

那日是大先生给她们开的门。大先生一见吟春，便怔了一怔。后来吟春才听说，大先生第一眼瞧见的，恍然间竟是省城里那位他恋了多年却不得娶回家来、后来终嫁为人妻的女同学——两人眉眼之间的神情，却怎是一个像字了得。这第一眼就像是一只尖尖的竹签子，在大先生的心头轻轻捅了一捅。大先生的心这些年里已经长了茧子生了痂，皮糙肉实，这一捅，自然是捅不出血来的，但却也刮了道痕，渗出一丝细细的怜惜来。大先生便随意问了声你叫什么名字？吟春说了，大先生又问是哪个字？吟春说是吟诗作对的那个吟。大先生哦了一声，说乡间难得有这样的名字。表嫂就笑，说她家幸亏只有四个女儿，她爸把春夏秋冬的名字全用完了，再多一个就麻烦大了。大先生又问吟春你识不识字？吟春低头不语，还是表嫂替她答的话。表嫂说这个丫头跟她爸上过四年学，是个小秀才。乡里人写信写春联什么的，她爸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喊她帮忙。大先生这才知道，吟春的爸是个教书先生，在乡里的公学教国文。

吕氏的眼睛像刚揩拭过的镜子，儿子的心思哪怕轻得像一粒灰尘，落在镜面上也是一清二楚。吕氏找了个机会悄悄问表嫂要了吟春的生辰八字，送到算命先生那里一合，竟是绝配。当下大喜，就遣了媒婆去吟春家里提亲。吟春的父亲早就听说过大先生的名声，虽比自家女儿年长了许多，却是明媒正娶的妻室，便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从吟春见大先生第一面，到她正式被迎娶进陶家的门，前后统共不过半个月的时间，吕氏的寿酒和大先生的喜酒，几乎是背贴背地操办的。

乡间女子婚嫁前的感情经历，简单得就像是一尺白布，即使上面有一两个斑纹，也只能是媒婆留下的。媒婆的嘴，逗引得少女的心如春天的柳絮，明知靠不住，也忍不住要漫天飞一飞，直到落下地来，

才知道原是一摊泥。而吟春不一样。吟春的感情经历虽然也是一尺白布，可上面最早的一块斑纹却不是媒婆的嘴唇沾染的——那是大先生亲自画上去的。吟春在陶家住了三天，吟春用软尺给大先生丈量过身材，吟春也用眼睛丈量过大先生的性情。吟春的指尖记的是大先生的肩宽腰围，而吟春的眼睛，记的却是大先生的仁厚宅心。三天里大先生没跟她说过几句话，她更不敢主动挑大先生的话头。可是她用不着开口，她早就把话藏在眸子里，一把一把地甩给大先生了。她知道大先生接住她的话了——也是用他的眼睛。后来当她看见媒婆颠着小脚在藻溪灵溪两头煞有介事地奔跑时，就忍不住暗暗地笑：这一切原来都是做给人看的，其实在她心里，她早就跟她的大先生自由恋爱过了。她虽然生在乡下，却和城里的女学生一样，在婚嫁的事情上时髦过一回。

在陶家缝衣的日子里，吟春脑袋瓜子上生出了两副眼睛来：一副安在明里，一副藏在暗处；一副站在前头，一副躲在后边。走在前头的那一副，始终老老实实在衣料上，而藏在后边的那一副，就没那么老实了。它一直如向日葵似的转，只不过它的日头是大先生。它跟着大先生进进出出，它发现大先生的肩背有些佝偻了。大先生吃过午饭靠在躺椅上闭目养神的时候，颧骨之下的脸颊塌陷进去，像挨了人一拳头。大先生的鬓发有些灰白了，但梳得丝丝缕缕地齐整。大先生虽然有些老，却老得干干净净，有模有型。大先生这个年纪，早该做阿爷了，可是大先生连阿爹也没做上。

吟春看大先生的时候，大先生也在看吟春。当然，盯着吟春看的不只是大先生一个人，还有吕氏。吟春伏在案子上，把脸近近地贴在衣裳面上锁着扣眼，只觉得吕氏的目光像狗尾巴草上的毛须，一下一下地扫过她的腰臀，扫得她浑身酥痒。她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了。阿妈笑过她，说这么宽的腰胯，将来一定是个肥鸡婆，能生一窝的小鸡仔。那天她本不想跟表嫂走这二十里地的，可是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双手在推搡着她，叫她转不得身。她现在明白了，这双手就是命运——命里注定她要走这二十

里的石子路，贱贱地走到陶家来，给大先生做鸡婆的。

过门那一天，婆婆吕氏亲自端了一碗红枣莲子汤，喂给吟春喝——她知道那是“早生贵子”的意思。她喝完了，吕氏却没有走，依旧站在床前，定定地望着她，目光在她的脸颊上凿出一个个洞眼。她感到了热，也感到了疼。她躲开她的眼睛，垂下了头。吕氏叹了一口气，走到门口，又转回来，嘴唇抖了抖，说你，你多留他，住几天。

那天吕氏的眼神是急切的，像刀也像火；但是吕氏的语气却是懦弱卑微的，像剔去了筋骨的肉。乡里哪家的婆婆在迎娶儿媳妇的时候，都多多少少要摆出一个下马威的架势，然而吕氏没有。吕氏非但没有，吕氏还亲自喂儿媳妇喝了进门汤。不是吕氏不想摆那个架势——陶家原是一乡闻名的人家，只是吕氏摆不起。一个六十岁还没做成娘娘的女人，无论做过了多少个女人的婆婆，也是没有底气的。而且每多做过一回婆婆，底气就更泄了一分。泄到吟春这一回，便到了不绝如缕的地步了。如今吕氏在马下，吟春在马上，吕氏上不了吟春的马，吟春也不会自己下马。吟春的马就是吟春栀子花一样的青春年华，还有她身上那副磨盘般肥硕结实的臀胯。陶家长长远远的后来，还是要牢牢地系在她的臀胯上的。吕氏不糊涂，吕氏知道什么时候摆什么样的谱。倒是吟春不觉地对吕氏起了一丝怜悯之心，她抬起头来，对吕氏微微一笑，说妈你放心。当然，刚刚揭开了新娘盖头的吟春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声放心竟然如此沉重，它不仅压弯她的腰脊，还会险些压碎她的小性命。

日头在树梢上颤了几颤，终于甩脱了枝叶的缠绕，一跃跃到了半空。四下突然光亮起来，日光把水、树和岸边的芦苇洗成了一片花白。天像是一匹刚从机子上卸下来的新布，瓦蓝瓦蓝的，找不着一丝褶皱和瑕疵。虽是秋了，日头无遮无拦地照下来的时候，天依旧还和暖，安静了好久的知了又扯着嗓子狠命地嘶喊了起来。知了一出声，万样的虫子都壮了胆，也跟着吱吱呀呀地聒噪，水边立时就热闹开了。

真是个好天啊。这是一年里正正中中的那一天。从这天往前数，天还太热；从这天往后数，天就嫌凉了。这样妥妥帖帖的天，一年里

遇不上几回，今天叫她撞上了，却偏偏是最后一回了。

水上出现了一个黑点，渐渐地，就变成了一只小舢板。艄公脱在船头的蓑衣上，闪闪烁烁的全是水珠子——前头大概还在落雨。艄公见到吟春，用竹竿乒地敲了一下船帮，远远地吆喝了一声：“吃饱没？”艄公运送的是百家的货，吃的是水上百家的饭，艄公见了水边的人，不管认不认得，都会热情地招呼一声。吟春本想答一声“吃饱了”，可是她的嘴唇翕动了一下，那句话却生了刺似的哽在了喉咙口，因为她突然想起来，早上出门前喝的那半碗菜泡饭，竟是她的最后一顿饭了。船走出去很远了，她才感到脸颊上隐隐的刺痒。拿手去抹，方知道是眼泪。

她终于把衣裳都洗完了，一件一件拧干了，放进篮子里。又把用剩的洋皂上的水甩干了，放回到皂盒里去。她站起来走了几步，把竹篮挂到了高处一条树枝上去。她不用担心丢失——乡间民风淳朴，无论是谁，只要看到那个皂盒子，就会知道那是大先生的物件，自然会送回到陶家来的。

她慢慢地走回到溪边，低头照了照水。夜雨搅起来的泥沙已经沉淀下去了，水面又清明如镜。风静了些，涟漪却不肯静，将她的脸一会儿扯成长的，一会儿扯成圆的。她咧了咧嘴，想咧出一个笑，可是看来看去，竟都不像是笑，便一蹬脚把水踢乱了。她的脸立时化成了无数个小碎片，被水一块一块地吞吃了。

这时她的肚腹突然抽了一抽，又一股酸水泛了上来，她忍不住趴在地上哇哇地呕了起来。她知道这是她肚子里的那团肉在拦着她，不叫她去死。其实她也不想死，她还想长长远远地活下去，替大先生生一地的娃娃，再给他养老送终的。她其实只是想叫肚子里的那团肉去死的，可是它不肯。它赖在她身上，就是不肯离开她。唯一让它死的法子就是她也去死。她死了，它就不得不死。

大先生。她喃喃地叫了一声。她舍不得啊，她真舍不得。她岂止是舍不得，她也是不甘啊。

可是她斗不过命。人斗不过命的时候，就只能认命。

她咬了咬牙，双眼一闭，脚一松，就栽入了一片无边无沿的黑暗之中。

嗡……嗡……嗡……

那是蜜蜂飞过的声响。

哦，不，不会是蜜蜂。这时节田里的油菜花、路边的桃花、坡上的紫云英早都开过了。这时节蜜蜂已经歇下翅翼，预备过冬了。吟春迷迷糊糊地想。

她想睁开眼睛，可是眼皮像抹了一层蜂蜜，黏厚得紧。

“醒了，总算醒了！”

她听见了一个欣喜的声音。

她的眼角上飘过来一朵灰色的云。她想用眼神抓住它，可是她抓不住——她连动一眼珠子的力气也没有。

再后来，她看见了一团发糕。发糕好像在水里浸泡过多时，松松浮浮的，上面嵌了两粒走了形的枣子。

过了一会儿，那发糕渐渐地清晰起来，变成了一张脸——是吕氏浮肿的脸。那两粒枣子，原来是吕氏的眼睛。吕氏的眼睛布满了细蚯蚓似的血丝，眼角有一汪亮澄澄的眵目糊。

“你都睡了两天了，是师父把你喊回来的。”吕氏说。

吟春这才明白过来，那朵灰色的云原来是道姑的袍子。那嚤嚤嗡嗡的声响，是道姑在床前替她念经。

大，大先生呢？

吟春想问，可是她的嘴唇像压了两升大石磨，她挪不动——她的脑子差不动她的嘴。

她的脑子今天一点儿也派不上用场。平常的时候，她的脑子像一根指头，上头钩着无数根线，有管舌头的，有管眼睛的，有管耳朵身体的……那指头如同长在木偶戏师傅手上，灵巧得紧，想提哪根线就提哪根，想叫它向左它决不能往右。可是今天突然就不行了，指头还在，线也在，只是指头支使不了线了。

她知道大先生就在屋里，因为她闻见了大先生的烟斗。大先生是个节俭的人，可是有两样事大先生一点儿也不吝啬花钱：一样是买书，一样是买烟丝。大先生的烟丝，是从上海捎来的甲等特级烟丝。大先生一点起烟斗，便满屋生香。有一回见眼前没人，大先生揸弄着她也来抽一口。她拗不过，就真的抽了，结果满嘴苦涩辛辣，呛得直流眼泪水。自那日起她才明白，原来烟斗是抽着给别人闻的。

“之性，你再去叫镇里的孙郎中过来，把一把脉。”吕氏冲着屋角说。

吟春的耳朵噌的一声睁开了，睁得比眼睛还大——它在等大先生回话。可是它睁了半天，也没听见任何响动，大先生没动身也没说话。

“胎，郎中来瞧瞧胎儿。”吕氏的声音大了起来。吕氏的嗓门本来就不宽，吕氏一发狠，嗓门就撕裂了，丝丝缕缕的，漏出来的都是惊恐不安。

哧嚓。哧嚓。大先生终于站起来，走出了门。大先生的鞋底擦着青砖路的声响很低很沉——大先生好像乏得很，乏得抬不动腿。

接着又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是吕氏进了她自己的屋。叮啷。叮啷。吕氏在数铜板。过了一小会儿吕氏走出来，千恩万谢地打发走了那个念经的道姑。屋里突然就静了下来，静得能听见一粒灰尘落地的声响。吕氏殷切的目光在吟春脸上扫过来扫过去，吟春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你怎么能，这样不当心？”吕氏说。

这本该是一句责备的话，上面本该布满了针尖或者麦芒。可是吕氏小心翼翼地把针尖和麦芒吞进了自己的肚子。吕氏吞咽得很痛苦，满嘴满喉都是腥咸的血糊。吕氏知道这会儿的吟春，弱得像一张被水打湿的绵纸，吹一口气都能破。她只能自己忍。

“下过雨……路滑……没站稳……”吟春嚅嚅地说。

“要不是撑船的看见了，哪还有你的命？”吕氏说。

这不是吟春第一回出事。半个月前她出门砍柴，爬到半山腰，眼睛一闭就往坡下跳。那天她其实还不死——想死的心是后来才有

的。那天她仅仅是想甩掉肚里的那块肉。可是她被一棵树钩住了，那块肉并没有甩掉，她却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她一瘸一瘸地走回家来，也是对吕氏说路滑没站稳。

“你给我，在祖宗神灵前发个誓，你不会再出，这样的事了。”

吕氏抓住了吟春的胳膊，指甲如钉子扎进她的肉里。一阵浓烈的口臭从吕氏的嘴里喷出，差一点儿叫吟春背过气去。吕氏这回的眼光很直很狠，钳子似的夹住了吟春的眼珠子，叫吟春再无可躲藏之处。

吟春的嘴唇颤了几颤，却没有颤出一句话来。话很多，可是哪句她也说不得。这个誓她不能起，起了就是死。可是不起也是死。起了她得罪的是祖宗神灵，不起得罪的是吕氏。祖宗神灵是看不见的，吕氏近近的就杵在眼前。反正一样都是死，不如就得罪那个看不见的吧。

吟春勉强撑起身子，点了点头。

“那好，我一会儿就去喊下街的月桂婶来帮忙。从今天起，你一步也别出门，就在家好生养胎。”吕氏说。

吕氏说这话的时候，脸紧得像一块上过釉的木板，没有一丝裂缝可以插得进商量的余地。

“我给你炖了老母鸡汤，加了姜糖。”吕氏走进了厨房。

白浪费了，一只生蛋的好鸡。吟春暗想。她一吸气就觉出肚腹瘪了，是饿，又不全是饿，倒像是腹中的那团肉。但愿那团肉已经离开了她，化作了鱼肚里的一块食。可是她不能说，一个字也不能说。她只能等着郎中来了，让郎中把这话告诉吕氏吧。

她猜想吕氏大概会哭，也会骂。自从她嫁到陶家之后，她也做过几桩错事。吕氏偶尔也给过她一张黑脸看，却真没怎么骂过她。她不知道吕氏真狠起来是什么样子。她明白吕氏的隐忍和吕氏的爆发，都缘自同一个理由。她想好了，吕氏就是哭出一江一海的眼泪，骂遍了她十八代的祖宗，她也绝不回一句嘴。吕氏的眼泪总有干的时候，吕氏的咒骂也总有完的时候，日子如溪水总还得往前流。只要过了这个坎，她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吟春只觉得这几个月里压在她心头的那座山，突然塌了，化成粉

化成尘，身子虽然还重，却已经不是山那样的重了。

我终于可以，安安生生地，睡一觉了。

吟春两眼一闭，又昏昏沉沉地跌进了梦乡。

吟春后来是被月桂婶推醒的。月桂婶是下街的一个寡妇，丈夫儿子都病死了，剩了她孤孤单单一个人，吃着街上百家的饭。上街下街谁家有事，都喊她过来帮忙——也算是接济的意思。

月桂婶扶着吟春坐起来，又在她腰上塞了一个枕头。

“不过年不过节的也有鸡吃，你算是嫁到好人家的了。”月桂婶舀了一勺鸡汤，呼呼地吹着凉，羡慕明明白白地写在了眼睛里。

吕氏站在床尾看着吟春喝汤。日头落了，屋里很暗，吟春看不见，吟春是觉出来的。吕氏脸上有一样东西，像新添了油刚剪过蕊的灯盏似的，照得半个屋都亮。

那样东西是喜气。

“胎儿保住了。孙郎中说了，胎音很强。”吕氏说。

轰的一声，天塌下来，砸在了房梁上。房梁断了，砸在地上，把地砸出一个天大的坑。天没了，四处一片昏暗，吟春却看见金星在满屋子飞转。

“真能睡啊，你。孙郎中给你把脉开方，你一眼都没睁。”吕氏的声音还在耳边嚤嚤嗡嗡地响。

吟春伸出手，在黑暗中四下摸索着。地裂了，生出一条渊一样深的缝。她觉得她的身子掉在了那条缝里，正一下一下越来越沉地往下坠。她知道只有一个人能救她。那个人只要伸出手来，轻轻一拉，她就站住了。

可是那人没有吭声。

那人就是大先生。

吟春是在正月里过的门，正是大先生放寒假的时节。不仅是吕氏，其实吟春自己也想多留大先生住几日。可是大先生的学堂里有百十号学生在等着他开课，大先生吃着人家的饷，就得听人家的管，所